# 诉一声扎西德勒

# ——读《雪山大地》有感

胡熙媛 文学院

我看见，草原上成群的牦牛；我看见，高原上堆砌的雪山顶；我看见，你的红脸蛋，你粗糙的皮肤纹理；我看见，你在雪山大地里对我微笑。你对我说，扎西德勒，你给我，献上哈达，你带我，在烧着牛粪的草原帐篷前歌舞，你笑得是这么真，那么纯。你又对我说了一句：扎西德勒。

过去，我粗俗地认为，雪山上承载着的是千年不化的积雪，大地上负担着成群的牛羊、大面积建成的城市建筑，看完这本书，我才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。书中如是说：雪山是大地的脊梁，大地是雪山的依托，它们相互依存，构成了这片神奇高原的血肉和骨骼。我被深深震撼，才意识到在一个以雪山大地为信仰的民族眼里，自然是多么崇高的存在。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，雪山大地不言不语，只是沉默，却看见了一切。它看见了藏人在草原的跌宕起伏，看见了汉人在草原上和藏人的交流，看见了一草一木，荣兴枯叹，看见草原上慢慢矗立起一栋栋城楼，看见笑着的人原来越多。雪山大地只像那些人们一样，诉一句：扎西德勒。

书中的主线，是三代人的交集与关联。“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，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逆的力量，点亮你，熄灭你，一辈子追随你，这还不够，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、所有后代”书中父亲“强巴”这样总结他和这片雪山大地的命运，这种命运的显现却铺垫着强巴三代的一生。这种交集是如此紧密，也是如此不可抗。强巴来到草原，一开始各种不适应，他不习惯这里的气候、环境，还因为缺氧的强烈高原反应一直难受着。他不习惯桑杰一家对于他的生疏害怕，无法一开始就融入这个地方，但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他与藏民也逐渐打成一块。命运的力量开始显现：桑杰的妻子赛毛为了救他被水流冲走。没有人哭：因为活人的眼泪会滞留灵魂远去的脚步。强巴看见桑杰的儿子才让——一个聋哑的孩子，伫立在高地上，望着低洼地和大水的眼睛晶亮而明澈，这种悲沉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。自此，汉藏的两个家庭牵连缠绕在一起，就像葡萄藤和葡萄架的关系，这种偶然，属于命中注定。

后来才让来到我们家，一开始我对他很不客气，一直在指示他，而他也分走了一些姥姥姥爷对我的宠爱，我对他有着莫名而来的嫉妒，但并非是对他来到我家里，而是嫉妒他身上的酥油香味，嫉妒他拥有的力气，嫉妒他水汪汪的眼睛和高原上独有的外貌，所以说来说去，无非是嫉妒他身上的草原气息。而这恰恰证明了：我尤为向往草原的那个环境，我一直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藏族人。我热爱藏族文化，与才让的相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草原人的豁达乐观，看到了他的勇敢坚毅，看到了他的聪明真诚。我也从心底真正把他当成了家人，在才让回草原时，我的不舍和眼泪，都是软心的真情。我骄傲我和才让亲如手足，情同骨肉。

现在回头摸书角，我才咂摸出这命运的“顺理成章”——哪里是“交集不突兀”，分明是草原的风、牧人的脚印，把两家人的日子缠成了一股绳。在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理论核心是：命运是凌驾于人和神之上的超自然力量，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。而这里的命运，涵盖着人的自由意志。在强巴一家的遭遇里，“命”好像是长脚的。他们带着牧民们向落后与迷茫抗争，与其说去考量这是悲剧还是喜剧，不如回望新中国的发展史，就会恍然醒悟：这恰是以小见大，从两家人的命理中发现草原发展的脉搏，正在书页上生生不息地跳动。

以这家人命运为中心的这首曲儿在雪山大地上不断回响，牧民和汉人听见了，远方的蓝天白云也听见了。强巴骑着日尕跑遍草原的每个角落，为藏区的教育问题抓破头，直至沁多中学正式办学。但强巴并没有就这样退场，而是成为第一批教育的先行者。后来的才让和洛洛，成为他留在学校的种子。在一阵阵带着草原清香的风吹过一个又一个春天时，学校里只会长出一个又一个强巴，没有限量，直到沁多市变成沁多城，教育已经不再是这里的短板。强巴是埋种子的土，等着一茬茬孩子长出能抗事儿的肩膀。苗苗闯生别离山这一段，更加让我动容。这时我对于生别离山的概念和书中的苗医生一样，一开始根本没有清楚认知，但书中这样描述：“见之恶心思之觉恐惧，闻之愁烦自身见自尸，此生亲属大小生别离。”足以可见这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有多大的威力。我盯着“无数双散着死光的双眼，糜烂的皮肤，没有鼻子的脸”这样的描述看了很久，也楞住了。这名为生别离的山，就好像一道天堑，关押着患病的绝望病人。这“医者仁心”哪是轻飘飘的词儿啊？是她把自己的怕揣进怀里，踩着泥巴往死人堆里钻啊。后来啊，强巴和苗医生为了能拯救这里的人们，冒着天大的风险去建医疗站，即便后果是牢狱之灾，他们也没有一丝一毫犹豫。强巴还将贸易在草原做大做强，真正帮助牧民逐步走入现代生活。可以说，这一对夫妻在草原所做的一切，配得上一万句扎西德勒。愿雪水河滩的一泓温泉，洗去他们所有所有的忧伤。合上书后，我坐了十分钟，没有哭，是心里堵得慌。我只有长久长久的静默，像被草原的寒气裹住了，连是“敬”还是“寞”都分不清楚。

而这书里的热乎气，哪里又是“光辉”能概括的？读到强巴和苗苗“不说话也懂对方”，就像我小时候犯错，和妹妹在妈妈面前打配合，一个眼神就能懂接下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和这对夫妻默契劲儿都一个样。梅朵和才让凑着商量事儿的时候，我都忍不住想笑，这哪是“情同手足”？分明草原的风把他们的日子缠成绳了。最戳我的是那几句“依旧”：即便是风雪覆盖整片草原，人们依旧围着篝火欢声歌舞；即便是因贫穷落寞到难以满足衣食饭饱，人们依旧不会打断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依旧自如地行走在大地上，栖息在帐房里等着第二天的到来；即便身患难症，依旧在烟花下期盼新年到来。这哪里是“自如”？是牧民把日子揣在怀里，再苦都能捂出热气儿。那声“扎西德勒”哪是祝福，是雪山接住了牧民的劲儿，再原原本本递回来的暖。

一开始我不懂“共生”，直到我读到强巴看到当黑蹄为保护小牛受伤时，强巴与洋洋的落泪正向我证明了什么是生命共同体。还有啊，日尕与强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骑手与马的关系，更像伯乐与千里马。日尕只管听从强巴的命令，强巴也无限的信任日尕。书中写到：“日尕是父亲内心的慰藉，父亲是日尕唯一的伴侣；它是父亲的灵魂，父亲是它的爱人。”这就是雪山大地的共生精神。在藏民的文化中，雪山、草场、牦牛、马等这些动物并非外在于人的“自然”，而是息息相关的伙伴。“天人合一”根本就不是书上的大词儿，是强巴靠着日尕的背、牧民脚踩着地下的土一天天过出来的暖啊。

一本文学性和纪实性融合的作品，最值得品读的自然离不开它诗性的语言。《雪山大地》每一个章节都有一首小诗在章首，而这每一首小诗都离不开四个字：扎西德勒。爱的念头和说扎西德勒的次数对等，超过了水的浪花，鹰的羽毛。这是再平实不过的语言，但却让鲜活的藏族特色流动于文字之间，像缓缓流动的河水，漫步在心头。“没有一座山比你更伟岸，没有一条河比你更悠长，扎西德勒——所有生命的爱恋”所有的山河，甚至只要是自然，都在这柔软的文字下变得温和明亮，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亲和力，爱与慈在扎西德勒的传递下变得具体可感。写贫穷，他没有直接描述，而是说：“暗淡的光线里，几乎家徒四壁，除了炉灶和地毡，除了浓浓的羊肉味和酥油味，除了因不管不顾而散落一地的爱情”作为文学作品，这些诗性的语言达成了高尚的价值要求——审美价值。而这种审美并不会因为写实而显得俗套，也不会因为附着于这一时代背景下而显得刻意，这是一种潺潺流水般的审美体验，绝不是刻板的美，而如此自然，又动人心魄。不止写美，在写到悲痛这种情绪，他写：可是悲伤的水已经深沉已经平静，掀起波浪的冲动只会让创痛决堤然后一泻千里。画面的丰富性和对情绪的恰当火候把握，让人能瞬间体会人物的痛苦与纠结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技艺的高超？

整本书读下来，才会恍然醒悟：《雪山大地》真正的文学价值，在于它用文学的方式回答了文明共生的问题。强巴与苗苗的爱情，跨越民族，恰是文明对话的起点；牦牛黑蹄的离世，不是生命的凋零，而是生命意识的传承。当文化冲突论依旧在世界上存在，这部作品就给出了最好的回应：当如雪山般包容，如大地般厚重。雪山大地不只是藏民的一种信仰，更加是对世界的一种回应。雪山大地不言不语，只向世界诉一句：扎西德勒。

如果爱的一生只保留一句话，我不知道除了扎西德勒还会是什么。